

星宿海文丛

马钧 著

YUEJIEDEHUIDIE

越界的
蝴蝶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星宿海文丛



马钧 著
YUEJIEDEHUIDIE

越界的 蝴蝶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越界的蝴蝶 / 马钧著. — 西宁: 青海人民出版社,
2009.5

(星宿海文丛)

ISBN 978-7-225-03386-0

I. 越… II. 马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71850 号

星宿海文丛

越界的蝴蝶

马 钧 著

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(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)
发 行 : 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 (0971) 6143426
发行部 (0971) 6143516 6123221
印 刷: 青海西宁印刷厂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720mm × 960mm 1/16
印 张: 20
字 数: 170 千
版 次: 2009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 1—4 000 册
书 号: ISBN 978-7-225-03386-0
定 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)



漫像作者：王利峰

马钧,1964年出生,原籍山东青州。1985年7月毕业于青海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,现任青海日报社会文化专刊部主任。系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,青海省诗歌学会副会长,青海省散文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。

1985年开始写作,在报纸、文艺期刊、学报发表有诗歌、散文、随笔、文艺批评;曾参与撰写《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论概述》、《西部审美文化寻踪》;主编诗集《高大陆上的吟唱》;长期主持在青海颇具文学品位和影响力的文学副刊《江河源》。

作品先后获青海省文艺创作政府奖、青海青年文学奖、《青海湖》文学奖、青海省首届文艺评论奖一等奖。创作经历收入《青海当代文学五十年》,被列为九十年代以来青海省文艺批评的代表者之一。

出版前言

整整 20 年前的 1989 年，我社曾推出以我省中青年作家为主的《西海文学丛书》，以为青海地方文学接续文脉，聚集力量，推动本土文化的发展。

文化，或者文明的形成，从来是需要经过漫长积累、艰辛努力而致。文学作品更是作为基础性的因素，对一个时代发挥着精神层面的积极影响。今天，我社推出《星宿海文丛》，即缘于这样一种认识，缘于我们对当下时代的一种理解和判断。

那些埋头工作的作家和诗人，无论曾游牧雪域、草原，或耕作于河湟谷地，或在戈壁独对旷原，在守住寂寞的同时，也守住了亘古至今的普遍价值，尽管这种价值变换着形式，然其本质不变。在一个仍在崛起的青藏高原上，我们能够看到，文学的星宿海正在汇聚和生成，成为惊心动魄的风景。

目录 CONTENTS

卷一

- 寂寞思 // 3
文与人 // 5
说“红” // 8
耳热与民俗信仰 // 11
怀旧与寻梦 // 14
匮乏者 // 16
藏书印 // 19
一种祈愿 // 21
疾走 // 23
尾随在句子里的精灵——关于标点 // 26
虚拟的百合花心——关于文心 // 33
忽然想起无所不在的标准 // 40
刘郎的诗意影像与风雅性情 // 47
地方人文记忆的捕捞、延伸 // 50
看冯武的摄影 // 54
昌耀片断素描 // 56

卷二

- 空静的广场 // 65
俄罗斯的雪 // 67
外人 // 70

一眼山水：孟达 // 72
卧尝斋素描 // 76
梦界及其临近的黎明 // 83
马赛克式街景 // 86
打开茶屋的门 // 89
变调的红色图景 // 93
嘶鸣 // 95
磨坊 // 97
玄石 // 99
飞落麻雀的屋顶 // 101
病室 // 103
桌子的控词 // 106
错杂的拼图 // 111
出轨或者拐弯——梦境的胶片 // 115
在石湾的丁字路口 // 119
“歪脖”和“笑脸” // 124
大通：匆匆一瞥的印象——老爷山长廊 // 129
大通：匆匆一瞥的印象——城关镇一角 // 134
大通：匆匆一瞥的印象——东峡鹁子沟 // 136
大通：匆匆一瞥的印象——东峡小镇 // 140
兔子的尾巴(之一) // 141
兔子的尾巴(之二) // 144

目录 CONTENTS

- 雨夜出租车 // 148
宛若怀旧(之一) // 154
宛若怀旧(之二) // 157
宛若怀旧(之三) // 160
烙痕 // 164

卷三

- 契合:《管锥编》偶识之一 // 177
悟稀赏独:《管锥编》偶识之二 // 179
简阔:《管锥编》偶识之三 // 181
至哀不文:《管锥编》偶识之四 // 183
旁思:《管锥编》偶识之五 // 185
接受时限:《管锥编》偶识之六 // 187
《围城》人物命名的修辞机趣 // 190
片断思想的哲学功能
——钱锺书学术思想衍论 // 196
雕塑不朽
——道忒多吉诗歌瞥观 // 205
钱锺书痴气初探 // 209
失败的小说家米兰·昆德拉 // 226
思想的速描者
——帕斯卡尔印象 // 231

铁笔纵横铸苍雄

——胡晋峰的仿古玺印艺术 // 234

《张荫西遗墨》序 // 238

身处风尘里 心游典籍中

——已故贵德诗人张荫西先生精神画像 // 243

看蔡永峨书

——门外人杂语 // 258

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

——朱成林油画赏观 // 263

骏马·天鸡

——管窥王文泸文学精神中的若干价值 // 268

一只前蹄留在黑夜 一只前蹄探进黎明

——宋长玥诗集印象 // 276

隐身人的梦戏

——钱锺书精神肖像局部速写 // 291

后 记 // 307





寂寞思

在巨大的、狂热的漩流到来之时，你远远地站着；在人们遗忘的冷僻之处，有树，结着果实，有草，绽出骇人的奇花。

在别人摘到果子的树下，不要眷恋不返……你说得好语味深长。

往往是热而躁，躁则浮；冷而静，静则深。千万要紧的是守住自己，尤其当别人都弃“家”出走的时候。不然，影落千江，谁知月处？

……

不是所有的街市流行曲都融进你的情绪，你想的是寻找自己的声音。不能老是在合唱队里去发千口同一的声音。

不能太怕独语！

院中的那棵树，不就是在天空下，静静生长了许多个世纪吗？现在，它不是仍然无拘无束地伸展寂寞吗？



生命，原不该过于喧闹；深水，也总是静静地一声不响，
但却流长不竭。

真正的寂寞，应该是蓄锐养精，应该是虎豹攫取猎物之
前的那段静静的等待。

寂寞就是一种静。一座火山，谁也无法预知它是沉默于
死寂，还是悄悄地酝酿爆发。

1987.11.18

文与人

拿文章来观察一个人,评说一个人,进而自信伴着得意大作解人、知音,多少已成为一大部分人知人论世的思维定式。字面上写的和嘴皮上说的,明明都是“文如其人”,但拐进人的意念里,却陡然转化成了“文是其人”。文章与人品之间的蛛丝马迹,古人只揣摩出一线朦胧的感觉:如者,似是而非,似非而是;非“是”,非“非是”,非“有”,亦非“非有”,妙在似与不似、若有若无之间,仿佛数学求证中的“ $\approx$ ”。“文是其人”,则是化恍兮惚兮为明兮皎兮,化诗意的感觉,为理性的断言,结果往往是“脱有形似,握手已违”,不是觉得文章虚假不真,就是感到文人伪善不实,曲解和错谬,乃至腹诽怨谤,也就不可避免地随日而增长,愈增也就愈偏。其实呢,毛病的所在,无疑是这部分读者,心眼太实,感情太纯太痴,过于迷信文字的“海市蜃楼”,“魔殿迷宫”。你越是把文与人的关系,说得绝对,面对着活生生的人,你就越会感到困惑



不解，自己的持论，越发显得捉襟见肘，漏洞百出，这很像现代物理学中的“测不准原理”，又像按图索骥、执象而求的痴汉愚夫，永远只能成为执迷不悟的钝根。文，不管是多到著作等身，还是少到一纸半文，都只是人这个无限丰富的主体世界的残篇断章而已，即使作者的文思恢恢，眼界遥深，疏而不漏，一旦面对隐微莫测的灵魂世界，文章，也不过是人的某种精神的零头而已。文的或诗或赋，或散文，或小说，等等，都只是人类试图与自然、与人生、与自我寻求某种对话的几种相当有限的表现方式而已。说话，常常有言不尽意、言不逮意的情形，写文章，自然更有不尽人意所出的地方。这一方面，固然是来自语言自身的局限，倘若超越了这种局限，文章也未必都能写尽天地风云，人间春秋。至少文章家们，由于处世摄生的考虑，不会把一切都和盘托出，把一切都说道明。何况，为文之道，就忌讳一个“满”字“全”字，细密的匠心，企望的更是远山尽成云的境界，露中有藏，明而带晦。文是人的索隐，正如一指可以暗示启迪人的禅悟禅心，但禅却终非一指可尽，可容，可道。苏轼《和子由澠池怀旧》里说：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？应似飞鸿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哪复计东西。”文之于人，也终究和这雪泥鸿爪，是必然对偶然，是有限对无限，是固定有形的，对流易变迁的，以文观人、知人，继而笼统一概地以文等同于人，又与刻舟求剑者、守株待兔者的心态何异？记得钱锺书在《谈艺录》说过：“言固不足以定人，行亦未可以尽人也。神奸元恶，文过饰非，以言弥缝其行，自属不鲜。”可见以文知人，难！巨凶

元孽，可作“忧国语”，热血男儿，也可出“冰雪文”，孰是孰非，孰真孰假，岂能一语揭破原形，像悟空金睛火眼，一眼看破妖魔鬼怪！人心原本就难知难测，文心更难如愿表达，“常恨言语浅，不如人意深”，以言语之“浅”，测知甚至干脆当作人意之“深”，又岂不是将沧海滴水，认作巨澜大波，认作那平静海面下深险的漩涡！

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曾经形容神韵意境的不可凑泊为“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”，只是羚羊终究会偶落蹄印于雪径山道，读者也终究会借助文中作家的缕缕心迹，窥见作者为人处世的孤诣苦心，惊见作者的“假辫子”，或是“狐狸的尾巴”。但是，读者不必因此而正襟危坐，过于执著，正像台湾作家三毛对着神秘永恒的爱情，大发“不可说不可说，一说就错”的禅心。不然的话，你可以从你的床头书柜上，抽出一本成语字典，重新嚼一嚼“狡兔三窟”中深妙的意味，如何？

1990.10.21



说“红”

倘若有人欲创色彩文化学,那么,红色所蕴涵的文化意蕴无疑会成为被研究、关注的重点。但是,红所具有的文化意蕴,在历史的变迁中,往往时隐时现,它的文化内涵也是复杂多义。现代交通中,红色固然是作为危险的标志,但在古代,红色却可象征无事、吉祥,如古今皆以大红为吉庆,古时的一种赤色的曲柄旗,称为“旃”,《释名·释兵》上说:“通帛为旃……象无事也。”清朝制度中,凡觉罗皆系红带,大抵是用来象征阶级地位的。今日黄土高原上的北方人,在本命年中,以系红腰带、红裤头、红兜肚为避邪物,如同古人避说“白犬白鸡,可以辟邪”(《博物志》),就此看来,红色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淀,仍然保存着一种来自远古的神秘巫咒的厌胜功能,这大概是我们尚红的历史缘由之一。另外的一个重要原因,正如黄潜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中所指出的“汉以火德王,当红,故有赤伏之符。自汉以后,五德讖纬之说不复